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家將 第三回 眾大臣保本金鑾殿 魯國公巧使少國公

程咬金離法場來到八寶金殿，李世民看到他覺著腦袋都疼。他跟老程相處多年，對程咬金可以說是瞭如指掌，知道老程有三個特點：第一，膽子大，愛抱打不平。他要認準了的事，拼上命也不在乎。當年他小孤山長葉林劫過皇綱，名震天下；濟南府賈柳樓四十六友結盟，程咬金排行老四，人稱四爺，以後又反山東，走馬取金堤，三斧子定瓦崗，探地穴當上混世魔王大德天子，受眾擁戴當上十八國都盟主，與隋兵開仗，他衝鋒在前，這是一。第二，心腸熱，為朋友不怕掉腦袋。當年他投唐以後，保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戰，唐高祖誤信建成、元吉的讒言要殺李世民，程咬金闖金殿質問李淵。第三，臉皮厚，能大能小，能折能彎，不怕丟面子，什麼氣都能受，什麼話都能說。李世民知道他與薛仁貴感情深厚，這次來必是為薛禮保本求情，對這種人怎麼應付呢？皇上先琢磨開了。程咬金來到金殿躬身施禮：「臣程咬金參見陛下，願吾皇萬歲萬歲。」李世民趕緊說：「愛卿平身，一旁落坐。」，「臣謝坐。」老程穩穩當當坐在一邊。「程愛卿，今日上殿不知為著何事？」，「萬歲，是這麼回事。臣正在府中閒坐，忽聽街上一陣喧鬧，經打聽說是午門外要殺薛仁貴，臣聞言大吃一驚，以為傳說有訛，我急忙趕奔午門外一看，果見薛仁貴被綁在法場。老臣冒昧，不知薛禮法犯哪條？萬歲因何要將他處斬？臣心中不明，望陛下明示。」李世民口打咳聲：「老愛卿，說起來朕也覺傷心哪，這可真是畫龍畫虎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哪！朕對薛禮的恩德，老愛卿比誰都清楚，薛仁貴可謂富貴已極。誰知他是個偽君子。朕近來想他，宣他進京陪王伴駕，可他進京之後，在成親王府，吃酒帶醉，醉鬧翠雲宮，見朕的御妹翠雲公主容貌出眾，動了淫心，因奸不允，用硯台打死公主，經三法司審理，證據確鑿，現有薛禮供詞在此。老愛卿，你說薛禮該不該殺呀？」皇上又把經過詳細說了一遍，又給老程念了供詞。老程聽罷，手持長髯，一陣沉思，然後說道：「陛下，以巨聽來，這供詞可與成親王講的不符啊！」，「何處不符？」，「陛下，成親王說薛禮見了翠雲公主強行無禮，因奸不允，打死公主，供詞說是吃酒帶醉，打死公主，這出入可太大了。」，「噯，老愛卿也糊塗了。像這種理法事，薛禮不好意思明講，他承認打死公主也就符合了。」，「不，請陛下三思，口供豈能有差錯，必須兩下完全相符才行。再說第三句，安心謀反，這可能嗎？薛仁貴在萬馬軍中出生入死，幾次救駕，平定了反叛；班師以後，他安分守己，並無不法，他反叛什麼？如此看來，薛仁貴是含冤受屈，屈打成招，這裡頭另有文章。請陛下開恩，把薛禮赦免了吧！」李世民一聽臉就沉下來了：「老愛卿，國家的法律，難道是當兒戲的嗎？薛仁貴打死翠雲公主，人證、物證、供詞俱在，怎會有錯？你何必為他講情！再說朕對他夠寬大了，按薛仁貴所犯之罪，應該戶滅九族，凌遲處死，朕今只殺薛禮一人，餘皆不問，難道還不行嗎？老愛卿，朕知你為人心善，心腸熱，對薛禮有感情，可朕也是沒辦法呀，朕若因私廢公，把國家的法律放於何處？日後再有人違法，怎樣處理？老愛卿不要再說了，你回府休息去吧！」程咬金一聽傻眼了。可他還是厚著臉皮，接著說道：「萬歲，既是薛仁貴確實犯了死罪，您也該寬恕，常言三軍易得，一將難求啊！何況臣並不認為薛禮真有此事。萬歲請想一想，當年西域稱亂。朝綱震動，萬歲御駕親征，出兵不利，是那薛仁貴，屢破強敵，幾次在萬馬叢中救駕，才平定了叛亂，天下太平。若沒有薛仁貴，我們能這樣安安穩穩的過日子嗎？薛仁貴功勞齊天，萬民皆知，若為此小事將他處斬，官吏百姓輿論起來，怎麼解釋呀！您會落個什麼名聲呢？再說如果邊關發生戰事，我和敬德都已年邁，靠何人領兵帶隊？望陛下以社稷為重，把薛仁貴赦免。他要沒幹那事，您是明斷秋毫；他就是乾了那事，也會感恩戴德，加倍報答於您，何況翠雲公主已死，殺了薛禮也無法使她復生，您既痛心御妹，何忍再失良將？求陛下賞老臣個臉，就把薛禮饒恕了吧。」李世民聽到這裡把臉一沉：「老愛卿，朕念你是有功之臣，才耐著性子向你詳加解釋，你怎麼如此絮叨！朕意已決，此事萬難更改，愛卿不必多言，下殿去吧。」

程咬金沒料到皇上會這樣答覆他。他本來就是個火性子，心裡有啥說啥，脾氣上來，誰也不怕，他已在薛仁貴和文武百官面前誇下海口，如今弄個大花臉，面子上也覺下不來。程咬金眼珠一瞪，提高了嗓門：「萬歲，要這麼說，臣這個本算白保了，您是不願更改了！」，「對，決無更改。」，「哎呀萬歲，怪不得人們都說聖意難測，伴君如伴虎呀！薛仁貴功高望重，數次救駕，您就忍心殺他？這且不講。拿老臣來說，我也曾多次救您，您想想我是怎麼斧劈老君堂把您救出？又怎麼在萬馬營中把您救出？這些事情您為何全然不念？今天老臣保本，就這一回，您為啥不能給我個面子呢？如今您這麼固執，我已在眾臣面前說了大話，這可叫我怎樣見人！」李世民又好氣又好笑，這程咬金可真是啥話都能說呀！他不想和他多說，便向龍椅上一靠，閉目養神。程咬金一看不行，又來一套。他上前兩步，湊到龍書案前：「陛下，我今天給薛禮保本，又想起了往事一樁。」，「什麼事？」，「陛下可還記得當年您受建成、元吉的陷害？高祖皇帝偏聽偏信，認為您做下非禮之事，將您綁在午門，要開刀問斬。眾臣求情一概不准。那時我程咬金不顧個人生死，怒闖金殿，與高祖辯理，才保下了您的性命，萬歲，您說今天不是這事的重演嗎？您為啥就不能准我這個本，非要駁我的面子不可呢？」李世民聞聽此言忍無可忍，也厲聲說道：「程咬金，今日事不比往日事，薛禮一案朕曾親到現場查看，並無差錯，此事不能更改。」，「萬歲，你敢說三個不饒！」李世民一聽這是什麼話：「慢說三個，就說三百個又有何妨，不饒，不饒，就是不饒。」，「哇呀呀，氣死我也。李世民哪李世民，你真是個寡情少義的東西，保你何用，我程咬金和你拼了。」說著話往上一闖，就要抓皇上。殿上衛士一擁而上，扭住了程咬金的雙臂，只等皇上二聲令下，就把他金瓜擊頂，程咬金還掙扎著喊叫：「你們要幹什麼，快快鬆手。」李世民怒火難耐，真想把他就地處死，但再一想，事情不可過分了，殺一個薛仁貴都這麼麻煩，處死程咬金再引起朝臣不滿，就不好辦了。他把火又壓了壓：「程愛卿，雖然你如此無理，犯下欺君之罪，但朕念你有功於社稷，不加懲罰，下殿去吧。來呀，送魯國公下殿。」，「遵旨！」說是送，實是轟出去了，武士們推推揉揉，把老程趕到殿外。

程咬金滿腹怨氣，渾身栗抖，跌跌撞撞，來到法場。百官圍上來詢問，程咬金把上殿的經過說了一遍：「看來皇上主意已定，不願更改，薛仁貴是危險哪。」眾人一聽，齊聲發問：「魯國公，我們能看著薛仁貴被屈斬嗎？您快想個辦法吧。」中年將領秦懷玉、羅通、尉遲寶林等人更是著急，有的叫四伯父，有的叫四叔，「您老快說，我們應該怎麼辦。」程咬金情急智生，使起了激將法：「問我怎麼辦，我鬍子都白了，路都走不好了，不能上馬打仗，皇上也不重用我了，我能有什麼法子？可你們這些人，一個個正在壯年，能征慣戰，官也不小，都身居要職，難道是一堆飯桶？就拿你秦懷玉來說吧，秦懷玉，你爹是秦瓊不是？」，「四叔，您這是怎麼了？」，「我問什麼你說什麼，你爹是秦瓊不？」，「是啊。」，「拿你爹來說，那是什麼樣的英雄？黃驃馬踏黃河兩岸，熟銅鑼打山東六府，鑿金槍威鎮天下無敵手，孝母似專諸，交友賽孟嘗，染面鬧鄧州，倒反走潼關，為朋友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！看看你，被皇上招了駙馬，就知道享福，你爹那些美德你咋一點沒有繼承？你跟薛仁貴磕頭結盟那會兒是怎麼說的？不求同年同月生，但求同年同月死，患難與共，禍福同嘗，現在怎麼樣？薛仁貴有難了，你在一旁袖手旁觀，對得起神前那炷香嗎！」程咬金一席話，說得秦懷玉面紅耳赤、青筋繃起，「四叔您說吧，叫我咋干我咋乾！」，「真的？」，「真的。」，「好，現在你就上殿求情，當著皇上，把你們老秦家的功勞都擺一擺，他要不聽，豁出官職不做，也要為薛禮保本，怎麼樣，你敢去嗎？」，「我敢，我現在就去。」，「行啊，你去要保不下本，羅通再去。我說羅通，你小子也做好準備。你爹不是常勝將軍羅成嗎？他為大唐江山可說是立下血汗戰功，你也豁上掃北王不乾，上殿保本。還有寶林、寶慶你們這些人，都作好準備，一個一個接著來，怎麼樣？」眾將齊聲說道：「聽從魯國公吩咐，我們都準備好了。」程咬金這一番話很有煽動性，一下子就把這些功臣宿將的勁頭鼓起來了，個個擰眉瞪眼，準備上殿。

單表東床駙馬秦懷玉，鼓起十足的勁頭，大踏步來到八寶金殿。殿頭官往裡一啟奏，唐天子就明白了八成，肯定是程咬金攛掇他來的。李世民壓了壓火氣，吩咐一聲：「宣！」秦懷玉端帶撩袍，跪倒龍書案前：「吾皇萬歲，萬萬歲。兒臣秦懷玉有本啟奏聖駕。」，「免禮平身，站起來回話。」，「謝萬歲。」，「懷玉，你來見孤王，要奏何事？」，「萬歲，臣為薛禮保本來了。」，「哇，秦懷玉，薛禮犯下不赦之罪，朕已當眾宣佈，爾等已經知道，現在去而復返，是何道理？難道說受了別人的煽動不成？」秦

懷玉平時循規蹈矩，聞聽此言嚇得直哆嗦，心想皇上真行，一下就猜對了，可是既然來了也不能不講啊。他李著膽子，躬身施禮：「吾皇息怒，兒臣有下情回稟，您宣佈處死薛禮，兒臣也已知曉，但到法場祭奠時、聽薛禮一說，與案情大有出入，兒臣認為薛禮是被屈打成招，其中必有隱情。求萬歲天恩，容期緩限，另作調查，再為審理，審清問明之後，再殺也不為遲。」，「不必了。此案業已審問明白，並無任何紕漏，你下殿去吧。」把秦懷玉給頂回去了。秦懷玉心想：這不行啊，我見了程四叔怎麼交待？他那嘴我可惹不起呀。「萬歲，您既是要殺薛禮，這麼辦行不行，我父在日，曾為大唐東征西戰，削平群雄，立下不世之功，蒙陛下龍恩浩蕩，我秦家位居顯職。臣情願交還官印，回家為民，以我秦門之功，補薛禮一時之過，只求赦免薛仁貴不死，陛下以為如何？」李世民一聽，嘴都氣歪了：「哈哈，你們這些宿將都躺到功勞簿上了，張口救駕有功，閉口為社稷有勞，秦懷玉，朕且問你，倘若你父無功，朕為何加封他兵馬大元帥，世襲護國公之職？你爹下世，為什麼把他金鼎玉葬？朕又怎能招你為東床駙馬？況且秦家薛家原為兩回事，怎能以秦家之功補薛禮之過？你講這話也太不通情理了！朕念你一念之差說出此話，也可能有人從中煽惑，指示你上殿這麼說，不要忘記，你可是朕的駙馬呀！你下殿去吧，再要強調奪理，休怪朕不念你我之情。」秦懷玉一時語塞，無言答對，只得退出金殿。

程咬金一看秦懷玉沒精打采的樣子，就失望了。「懷玉，怎麼樣了？」，「四叔，我拙嘴笨腮，滿肚子話說不出口，讓皇上一頓訓斥，給攆出來了。我並不怕丟官，可皇上就是不允哪。」，「去一邊吧，沒用的東西。羅通，該你的啦。」羅通答應一聲，趕奔八寶金殿。

別看羅通掛過二路元帥，也立過不少功勞，但跟皇上一說，還是一點門都沒有。書不重敘，尉遲寶林、尉遲寶慶等等都被頂了回來，保本一概不准。程咬金與眾人商議，保本不行，我們就護定法場，反正不能叫殺薛仁貴，這樣的大將要被屈斬，往上說對不起江山社稷，往下說對不起黎民百姓。程咬金問大家：「你們同意殺薛仁貴嗎？」，「不同意。」，「那好、咱現在說清楚，我們大伙心要齊，皇上傳什麼命令都不能接，有我老程守定法場，誰要敢來開刀，我就先用斧子把他的腦袋划拉下來，你們誰要不聽我的，也休怪我老程的大斧子不認人！」，「魯國公您放心吧，我們都聽您的。」

李世民在金殿坐等處斬薛仁貴，連催三次不聽追魂炮響。為啥呢？監斬官李道宗被老程的斧子隊看著，其餘官員俱不奉旨，皇上成了光桿兒，命令無人執行。李世民派內侍到外面查看，不一會兒回奏：「啟奏陛下，眾大臣對殺薛仁貴都不服氣，無人奉旨，京城百姓擁到午朝門，面露不滿之色，口出不遜之言，情況有點不妙，請旨定奪。」李世民一聽稟報也沒法了，只得傳旨，宣魯國公上殿。

程咬金晃悠悠來到金殿，參見已畢，坐在一旁，悠閒自得，一語不發。唐天子問道：「程愛卿，寡人的旨意，無人執行，難道說你要聚眾謀反，推翻朕的江山不成？」，「哎呀萬歲，您這話可說

錯了。您不問自己，為何反來問我老程？如果您的旨意正確，何人敢抗旨不遵？如果您的旨意不對，又怎能怪百官不執行？萬歲，咱這麼辦，以老臣之見，此事應從緩處理，把真情實況全部搞清，如果薛仁貴真是該殺，再明確公佈罪狀，即使薛禮無怨，也使百官心服，還可免去百姓公憤。如果這樣草草從事，倘若案情有假，人死不能復生，到那時萬歲後悔也就晚了。如果萬歲能開這個恩，臣等就感激不盡了。」，「」好吧，宣百官上殿。」

旨意傳出，文武百官列隊來到金殿。皇上一問，眾口一詞，與程咬金說的一樣。李世民這個人挺自信，心想，我親自看過的案件，決無差錯，既是你們求情，我就順水推舟，不過是晚幾天再殺，也免得把事弄僵。他當眾宣佈：「依眾卿所奏，將薛禮緩刑一個月，暫押天牢，審清之後，再作處理。」，「謝萬歲。」

薛仁貴被押入天牢，緊張的事情得以和緩。當天晚上，秦懷玉、羅通等人都來到魯國公府，程咬金招呼大家坐定，羅通問道：「四伯父，我薛大哥雖然暫時緩刑，可光陰似箭，這一個月眨眼就過去了呀，下一步咱們應該咋辦呢？」，「別急，咱們議一議，這叫走一步說一步吧，有這一個月就不愁下一個月。你們看著沒有，現在敢在皇上面前說話的就我一個，你們都幫不上忙，可一隻巴掌拍不響啊，咱得利用這一個月時間，趕緊搬請救兵。」，「搬請誰呢？」，「我已經想好了，非得搬請四路救兵不行，要沒有他們，薛仁貴還真夠戲。」

程咬金向大家說了他的想法。頭一位搬請軍師徐懋功。徐軍師辦法多，在皇上面前說話也有分量，但因河南遭災，他奉旨去賑濟災民，調查民情，不在京都。二一位搬請老元帥尉遲恭。因為燕雲十六州出了叛匪，老元帥奉旨平叛，到燕北巡邊，也不在京城。第三撥兒搬請太原府周青等八位總兵。周青等人與薛仁貴是生死之交，現都手握兵權，鎮守邊關，讓他們帶兵進京，文的不行，就來兵諫。第四處投書山西絳州府龍門縣，通知平西王的兩位夫人，讓她們進京告御狀。眾人點頭贊同，當即修好四封書信，派出四路快馬，十萬火急，分送各地，暫且不表。

回頭來再說程咬金眾人。有人問道：「四叔，我們雖然派出人馬，四處搬兵救援，可萬水千山，又各有重任在身，非一朝一夕能以還京，這還是緩不濟急呀，一月之期，轉瞬即逝，我們還要有個萬全之策才是呀。」，「這個事我已想妥了。我想，薛仁貴是個鋼鐵硬漢，現在遭受不白之冤，倘若他思想不開，或在天牢遭人暗算，我們都將前功盡棄。你們都在這裡，應該輪流著到天牢送飯，陪伴你薛大哥。話是開心鎖，讓他放開心，我們另謀良策。」秦懷玉噌就站起來了：「四叔，我是頭一個，包下來三天，再換別人。」羅通接著說：「我是第二個，也包三天。」大伙爭先恐後，程咬金作了一安排。

第二天，秦懷玉帶著好酒好菜、金瘡鐵善散，趕奔天牢。來到天牢大街一看，只見羽林軍站滿街頭，此處禁止通行。秦懷玉納悶兒，派人詢問，回報成親王奉旨把守天牢，不准探監，連道路也不准通行。秦懷玉心想：沒聽說聖上有這道旨意，咋出了這事？我得問個明白。經軍兵通報，他來到天牢門口，只見李道宗在門口坐著。施禮已畢，李道宗問道：「懷玉呀，你來幹什麼？」，「我給薛仁貴送飯來了。」，「噯，薛禮雖身入天牢，但監中並不缺吃喝，你不是多此一舉嗎？況且他又是重犯，皇上傳旨嚴禁他與外人接觸，你不必去了。」秦懷玉挺恨皇上，又無他法，只得悻悻而回。他離開天牢，直奔魯國公府。

今天程府仍是賓客滿座，眾人心裡都不踏實，只見秦懷玉面帶愁容，步入大廳。眾人一見，紛紛詢問，秦懷玉就把到天牢送飯的事向大家講說一遍。大伙兒一陣吵嚷。程咬金問道：「懷玉，你見到聖旨了嗎？」，「沒見著。」，「大家別吵，我覺著這裡邊有鬼。薛仁貴被誣陷，我總想著與李道宗有關係，說不定他這又是假傳聖旨。他不讓我們探監送飯，是想讓薛大哥病死、餓死。」，「四伯父，我們咋辦呢？」，「叫我再想一想啊。」

眾人正在束手無策，只見院中一陣吵嚷，唧唧喳喳，過來一幫小孩兒，原來是秦懷玉之子秦英、羅通之子羅章，還有程咬金、尉遲恭、馬三保等人的孫子，都是一些少國公，大大小小十三個孩子。老程一見，計上心來：「你們這些小傢伙幹啥去，都給我過來。」，「程爺爺，您好哇。」，「好好。你們這是要幹啥去呀？」，「程爺爺，我們十三個特別要好，互相請客吃飯，今天該在您家吃飯了。」，「那太好了。孩子們，我問你們點事，你們知道平西王薛仁貴嗎？」小孩兒們都愣了：「程爺爺，我們知道。那是國家的忠臣，我們的伯父。」，「說得對。你們可知道，你薛大伯父，現在幹什麼？」，「不知道。」，「唉，他要掉腦袋啦。孩子們，你薛大伯父是國家的忠臣，沒有他，就沒有咱們唐朝的江山社稷，沒有大唐朝，你們還能當少國公，吃好的，喝好的，玩得這麼高興嗎？」

小孩兒們一聽更愣了：「怎麼，我薛大伯父要掉人頭？」，「是啊，他是為好人所害，現在押到天牢，一個月以後，皇上就要他這條命了。你們說怎麼辦？」還沒等小孩兒們說呢，駙馬秦懷玉不耐煩了：「四叔，他們懂得什麼呢？你跟他們講這些道理，不是白費時間嗎？」，「我跟他們講，這有我的道理，將來你就清楚了。你們在這也沒事，把孩子們留下，都退出去吧。」

大伙兒也不明白程咬金這葫蘆裡裝的什麼酒，眾人搖頭歎氣，紛紛退出程府。程咬金繼續對這些孩子們說：「我再跟你們說點事。成親王李道宗，你們聽說過沒有？」，「聽說過呀，他是當今萬歲的皇叔，一國的太上皇。」，「說得對。這個李道宗，可太

不是東西了。現在他領著人，把天牢斷字獄的大門給堵上了。為什麼要堵門呢？不讓咱們這些人探監，也不讓給你薛大伯父送飯，想把你薛大伯父活活地渴死、餓死。你說這個人壞不壞。」，「真是太壞了。」，「是啊。我為什麼要跟你們說呢？你們都是名門之後，將門的虎子，將來長大成人，還要給國家出力報效，像你們爹爹、祖父那樣，指揮軍隊，為國效勞。別看你們現在小，也得鍛鍊鍛鍊，明白明白什麼是忠臣，哪個叫奸臣。我叫你們乾點事，你們敢乾嗎？」，「敢！程爺爺您說吧，叫我們幹什麼？」這十三隻小老虎，捋胳膊挽袖子，一個個爭先恐後，老程心中暗喜。「孩子們，你們要想方設法，把李道宗攆跑。你們講道理他肯定不聽，那就不用武力對付他。把他打得渾身是傷，留著一口氣，往後他再也不敢冒壞水，這就算行啦。你們敢乾不敢乾？」，「敢乾！打！」小孩子懂什麼？程咬金大喜：「孩子們，我讓你們打可不白打，記住啊，打他一拳，我給十兩銀子，踢他一脚，我給紋銀二十兩，揪一根鬍子，我給紋銀一兩，你們心裡都記個數，回來咱算一筆總賬，到我這兒來領銀子，怎麼樣？」，「行啊。」老程又說：「你們十來個孩子，得找個首領，咱們暫時就叫他兵馬大元帥，大伙都得聽他的。還得找個先鋒官，你們怎麼研究，我就不管啦。不過你們千萬要記住，第一，別把李道宗打死，誰要打死，誰負責任。第二，不管何時何地，你們可不准說是我給出的主意，知道嗎？」，「知道了。」，「你們商量去吧。」

十三家少國公來到後園，涼亭成了議事大廳。經過一陣商議，大家一致推選秦英當首領。秦英為人正直，在這群孩子中威信高，辦法也多。秦英把胸脯一挺，朗聲說道：「好吧！既然諸位台愛，讓我當元帥，我現在就升帳！」他往石頭礮子上一坐，小臉往下一沉，十二人分立兩廂，垂手聽令。秦英想了一想：「眾將官！」，「有！」，「今天趕奔天牢斷字獄，去教訓成親王李道宗。你們必須按令行事，我讓你們打，你們就打，讓你們住手就住手，讓你們跑就跑，如有抗令不遵者，殺無赦。」，「遵令。」，「第二，咱們這十三個人，力量比較單薄，每人回府挑選兩個身強體壯的家人，一不准帶刀，二不准帶槍，但是每個人的懷中，要帶一條短棍，不要讓外人看著，讓他們作為軍兵，到時候參戰，今日巳時三刻，在天牢斷字獄西路口醬油房門前聚齊，不得有誤。」，「得令。」眾人散去，各自回府準備。

巳時三刻，十三家少國公各帶兩名彪形大漢，來到指定地點。秦英一點，沒一個遲到，心中大喜，招呼眾人來到這衙門口，讓大家隱藏一邊：「你們聽我的命令，讓上再上，不讓上都不准動。」，「我們知道了。」

秦英把眾人安排已定，便把門逢一抖，拿著兩本書，邁著方步，哼著小曲，悠閒自得，向天牢斷字獄走來。只見街頭上一隊隊軍兵，持槍拿刀，來回巡邏。天牢前旗幟招展，李道宗手捋長髯，閉目養神。秦英一直走去，被軍兵擋住了去路：「小孩，別走了，這裡禁止通行。」秦英故作驚訝：「往日我都從這裡走，今天怎麼啦？我得唸書去呀！」，「幹啥也不行，你繞道走吧。」秦英明知故問：「以前我都走這趟大街，今天為啥不叫過了？」，「這是皇王聖旨，知道嗎？要是抗旨不遵，得掉腦袋，快走吧。」

「是這麼回事呀，那我問問，你們這裡誰是頭兒？」，「成親王李道宗。」，「噢，原來是我太皇老爺，那我可得過去見見禮才是。」，「你是什麼人？」，「我是駙馬秦懷玉之子，名叫秦英。」，「哎喲，原來是少國公，恕我們有眼不識泰山，您可別見怪。」，「我不怪你們。煩你給我報個信兒，就說秦英要給他老人家問安。」，「行行，你等一會兒。」軍兵急轉身送信兒去了。

成親王李道宗正在想心事。這個人陰險毒辣，現在薛仁貴雖然被押在天牢，他怕再出變故，與他不利，更怕夜長夢多，有人查出真象，因此他假傳聖旨，把守天牢，想把薛仁貴餓死、困死，那才萬事大吉。李道宗正在盤算，軍兵過來稟報：「王爺，那邊來個小孩兒，自稱是駙馬秦懷玉之子，名叫秦英，要給您老人家問安，不知您見與不見？」成親王一想，秦英和自己真有點親戚關係。他平時和東床駙馬秦懷玉面和心不和，特別為了薛仁貴這個事，兩家更是不愉快，不過這孩子也還通情達禮，還懂得過來給我問問安。要不讓他過來，與情理上交待不下去。又一想，我對這孩子好點，駙馬可能對我也錯不了，在孩子身上聯繫聯繫感情。「讓他到我的面前來。」，「是！」報事的轉身到外邊去了。

「少國公，王爺批准啦，讓你到面前回話。」，「好吧。」秦英把帽子正了正，斗篷抖了抖，邁著小步，穩穩當當地來到李道宗面前，小腿一彎，跪倒在地。「太皇老爺在上，小孫孫給太皇老爺問安了。」說著話趴地下就磕頭。李道宗眯縫著眼睛，捋著白胡，看了看：「孩兒啦，免禮平身。過來我看看。」，「是。」秦英站在他面前。李道宗一看，這孩子長得真好，看這樣子長大了是個幹才。他紅臉膛，圓胖臉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準頭端正，四字闊口，一口的小白牙，兩個元寶耳朵，頭上戴著束髮金冠，身披大紅緞的斗篷，內穿箭袖，腰裡係著五色絲鸞帶，腳上登著一雙小快靴，腋下還夾著兩本書。「嗯，行。這孩子還夠個人樣子。」

「兒啦，你要見本王，為了何事？」，「回太皇老爺的話，我去唸書，天天打這兒路過，今兒個我一看這怎麼回事？那麼多的軍隊。我一打聽，聽說您老人家在這兒。您想，您是我太皇老爺，我能不給您來施禮嗎？」，「喔，行行行，這孩子有出息。既然如此，上學去吧。」，「噯，太皇老爺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想跟您打聽打聽。」，「什麼事你就說吧。」，「您不在王府裡享福，跑到這兒風吹日曬的，幹什麼呢？」，「孩子，你不懂啊，我這是奉了皇王聖旨，在這兒值公，我有公事。」，「什麼公事？」，「唉，這天牢斷字獄，裡邊押著一個重要的犯人，本王在這兒看守犯人。」，「是嗎？誰在裡邊押著哩？」

李道宗一聽，這孩子還挺貧，你看看，追根問到底，還得答覆他。「秦英，這裡邊押的這個人叫薛仁貴。」，「薛仁貴？哎呀，太皇老爺，這個人我可聽說過，那是國家的忠臣，平西域十二年，為國家立下血汗戰功，怎麼把他押起來啦？」，「孩子，你小小的年紀，懂得什麼。他現在犯了死罪了，非押不可。不但押，過些日子，還要叫他掉腦袋。不必多說，上學去吧。」

秦英心裡說話：上學呀？我還沒打你呢。小孩兒眼珠一轉，計上心頭。